

https://farid.ps/articles/israel_propaganda_hasbara/zh.html

控制叙事：当代哈斯巴拉、数字宣传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的感知心理学

在现代冲突中，信息不再是战争的背景——它就是战争。图像、文字、标签和算法如今与炸弹和子弹一样，成了真正的武器。战场不仅是加沙、西岸或联合国大厅——它还是你的手机屏幕、你的新闻推送和你的情感反应。斗争不仅关乎领土，而是关乎真相、记忆和道德感知。在这个领域，以色列的宣传体系——被称为哈斯巴拉（Hasbara）——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具侵略性的叙事操作之一。

传统上，哈斯巴拉被翻译为“解释”，表面上是一种公共外交：旨在向全球社会“澄清”以色列的行为。但在实践中，它是一种全面的、由国家支持的心理和数字影响力行动。其目标不仅是说服，而是控制叙事——决定谁被视为受害者或侵略者、合法或犯罪、人性化或可被抛弃。

在过去两年中，随着以色列对加沙的猛烈攻击和全球数字行动主义的兴起，哈斯巴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不再局限于新闻发布或国家媒体，而是通过算法、网红网络、虚假信息运动和企业强制执行进行运作。像X（前身为Twitter）和TikTok这样的平台，曾经被认为是民主化的空间，如今已成为数字战场，苦难的可见性和抵抗的合法性受到算法抹杀。

与此同时，像拉里·埃利森（Larry Ellison）这样的强大亿万富翁，通过对TikTok和传统媒体（如甲骨文和Skydance/Paramount）的重大影响力，正从上到下强制执行意识形态一致性。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越来越被压制，不仅受到国家审查，还有企业政策、算法压制和嵌入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平台中的心理操纵。

但尽管如此，真相依然存在。

目击者证词、数字档案和全球意识开始抵制和打破哈斯巴拉的幻象。本文的目标是记录、揭露并为读者提供理解和挑战这一幻象的工具——在它成为现实之前。

哈斯巴拉的演变——从冷战外交到数字统治

“哈斯巴拉”（הסברה）在希伯来语中字面意思是“解释”。表面上，它意味着澄清或公共外交——以色列向世界“解释自己”的努力。但哈斯巴拉不仅仅是解释；它具有表演性、预防性和操纵性。它是一个协调的宣传框架，旨在控制全球关于以色列的叙事，特别是在其占领巴勒斯坦的背景下。

与传统公共关系不同，哈斯巴拉是军事化和制度化的，植根于安全国家，并在各种平台、语言和学科中实践。它不是为了赢得辩论——而是在辩论开始之前定义现实的条款。

起源：从犹太复国主义倡导到国家宣传

哈斯巴拉的种子早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就已种下。20世纪初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认识到塑造西方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像查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和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这样的人物不仅是外交官，更是叙事企业家，努力说服英国和美国精英，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化的项目，而非殖民项目。

以色列建国后，哈斯巴拉扮演了更正式的角色。在整个冷战期间，以色列官员将国家定位为阿拉伯敌对地区中的自由民主前哨，与美国价值观和西方对苏联影响的恐惧保持一致。

早期的哈斯巴拉目标包括：

- 为纳克巴（Nakba）（1948年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辩护
- 将1967年对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的占领重新定义为“防御性战争”
- 转移对军事行动的批评，如1982年黎巴嫩战争和起义镇压

在这些时期，哈斯巴拉依赖于**西方媒体、外交盟友和犹太侨民机构**来放大以色列的事件版本。它将以色列描绘成一个弱小、被围困且道德高尚的国家——尽管其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

制度化：哈斯巴拉官僚体系的兴起

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哈斯巴拉已在以色列国家内部正式化。**外交部、战略事务部和以色列国防军（IDF）发言人单位**各自发展了专注于塑造国际舆论的宣传部门。

关键发展包括：

- 在外交部内成立**哈斯巴拉部门**
- 为以色列外交官和士兵提供“叙事纪律”培训
- 利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及相关游说团体协调美国媒体信息
- 与公关公司、智库和美国主要媒体建立合作关系

这不仅仅是为了让以色列看起来正面——而是为了**否定巴勒斯坦抵抗的合法性**，将批评重新定义为反犹太主义，并影响西方首都的政治决策。

哈斯巴拉手册：宣传实践

到2000年代，哈斯巴拉已超越传统外交，进入**大众媒体影响和虚假信息技术**领域。这一时期的一个关键产物是《**哈斯巴拉手册**》，这是一本在早期互联网时代广泛流传于以色列倡导者中的指南。

该手册概述了修辞策略，例如：

- **得分而非求真：**始终以赢得争论为目标，而非解释问题
- **情感诉求：**唤起恐惧、愧疚和创伤（例如，不断提及大屠杀或恐怖主义）
- **转移话题：**当以色列的行为受到挑战时，转而讨论哈马斯、伊朗或反犹太主义
- **抹黑和否定合法性：**攻击信息传递者，而非信息本身——特别是批评者、记者和学者

这些策略不仅限于国家行为者。如今，它们通过**学生团体、侨民组织和在线志愿者**传播，形成了一支全球性的数字宣传军。

哈斯巴拉2.0：数字转型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2010年代，并在2020年代加速。随着传统媒体影响力的丧失和社交媒体的主导，哈斯巴拉进行了转型。它开始专注于**网红活动、人工智能审核、算法工程和实时数字虚假信息**。

关键发展包括：

- 以色列国防军的“**发言人单位**”制作病毒式TikTok视频，将空袭重新定义为英雄主义
- 在WhatsApp和Telegram上协调的平民“**哈斯巴拉战士**”，大规模举报支持巴勒斯坦的帖子
- 以色列政府资助的**数百万美元的数字活动**，在暴力升级期间用支持以色列的内容淹没平台
- 2019年以色列战略事务部招标，提供300万新谢克尔用于针对“**否定合法性运动**”的秘密社交媒体操作

这些努力催生了分析家们所谓的**哈斯巴拉2.0**——一种适应平台时代的宣传机制，其中**速度、病毒式传播和情感操纵**比事实或政策更重要。

平台作为宣传——哈斯巴拉如何占领X（前身为Twitter）

当埃隆·马斯克在2022年底收购Twitter并将其更名为X时，该平台进入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阶段。尽管被宣传为“言论自由”的避风港，X迅速演变为更具党派性的东西：**一个与国家结盟的信息战战场**，以色列的哈斯巴拉机制在其中找到了沃土，以放大其信息、压制异议，并实时塑造公众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看法。

虽然Twitter长期以来存在偏见和审核不对称的问题，但马斯克时代标志着**国家相关叙事工程**的急剧升级——以色列政府、以色列国防军及其相关网络充分利用了平台变化、领导层的倾向和算法的不透明性来巩固主导视角。

从平台到代理：X如何与哈斯巴拉目标对齐

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和以色列随后对加沙的攻击之后，哈斯巴拉行动进入超速运转。与此同时，X在结构上与这些努力对齐：

算法偏见

- **支持以色列的内容显著提高了可见度**，尽管其参与度较低，却获得了夸大的覆盖范围。
- **支持巴勒斯坦的帖子被埋没**，被隐藏、被标记为“支持恐怖主义”，即使是由记者或学者发布的。
- **像#Gaza这样的热门话题**在加沙遭受重轰炸和大量平民死亡期间，从平台的可见性工具中神秘消失。

埃隆·马斯克的背书

- 马斯克亲自提升了传播虚假信息或高度偏向以色列的内容的账户。

- 他为与以色列影响力网络有关联的人物提供了平台，这些人物在关键军事行动期间重复以色列国防军的消息。
- 在许多情况下，马斯克自己也呼应了哈斯巴拉的谈话要点，将对以色列的批评重新定义为安全威胁或“极端主义宣传”。

倾向于审查的政策调整

- “社区笔记”功能，本意是为内容添加上下文，却常常被用来削弱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
- 大规模封号针对记者、艺术家，甚至是发布加沙实时事件的幸存者。
- 异议声音往往被贴上“虚假信息”的标签，且无上诉或解释机会。

这些结构变化共同创造了一个被用户称为“**哈斯巴拉信息流**”的操纵现实版本，在这种版本中，残酷冲突的一方始终可见，而对另一方的同情被算法性地阻止。

数字军团与内容泛滥

哈斯巴拉在X上的成功从不完全依赖算法。**人为干预**——往往是协调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军团：

- 志愿者和付费的哈斯巴拉网红在网络中工作，**大规模举报支持巴勒斯坦的账户**。
- 这些网络用脚本化的谈话要点**淹没评论**，通过骚扰打乱讨论，并播下难以纠正的虚假信息。

泛滥策略：

- 在高调时刻（例如，医院爆炸、联合国决议），X被**支持以色列的图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或情感操纵的视频**淹没，这些视频将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描绘成不情愿的人道主义者。
- 目的不仅是说服——而是**音量控制**，通过纯粹的饱和度淹没批评性帖子。

这一做法得到了**国家伙伴关系**的协助。以色列政府记录了对社交媒体宣传的投资，包括：

- 针对西方受众的1.45亿美元公共外交活动。
- 2019年提供数百万新谢克尔的数字影响力行动招标。
- 内塔尼亚胡公开承认的计划，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塑造美国公众舆论的“武器”。

叙事框架：从受害者到道德辩护

X转型为哈斯巴拉放大器也改变了冲突的**叙事框架**：

- **以色列被描绘为永恒的受害者**，无论军事不对称或平民伤亡如何。
- **巴勒斯坦人始终与恐怖主义挂钩**，通过语言和视觉线索被非人化，即使讨论的是儿童或医院。
- **结构性暴力、占领和种族隔离被隐形**，通过将每次升级重新定义为自发的防御行为。

这些框架通过以下方式放大：

- **蓝勾网红**（通常是付费的），在轰炸期间发布病毒式内容。

- **人工智能生成的帖子**，使用情感说服的语言和图像来维持对军事行动的支持。
- **虚假信息策略**，如错误地将记者或非政府组织与哈马斯联系起来，以否定其报道的可信度。

从审核到操纵：平台中立性的死亡

X不再是“公共广场”。它是一个**军事化的信息系统**，其中参与被设计、可见性被控制、政治异议通过代码和强制来管理。

这为**全球民主和数字权利**设定了危险的先例。当战争的一方享有全方位的算法保护——而另一方面临降级、封禁和诽谤——结果不是辩论，而是**制造的共识**。

TikTok与埃利森主义——影响力、意识形态和平台捕获

在2020年代初，TikTok成为Z世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和政治平台。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仅美国就有1.5亿用户，TikTok成为一个不仅分享全球叙事——而且让人感受这些叙事的空间。在战争、起义或不公时期，它成为视觉证词的前线：快速、无过滤且情感直接。

正是这种原始力量使TikTok成为威胁——对政府、企业和像哈斯巴拉这样的强大叙事机制来说。

最初，美国对TikTok的审查集中在**数据隐私和对中国共产主义影响的担忧**，因为其由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ByteDance）**拥有。然而，2025年，这一问题通过将TikTok美国业务80%的股份出售给**美国投资者财团**而“解决”，其中由亲以色列的亿万富翁**拉里·埃利森领导的甲骨文（Oracle）**负责监督TikTok的**算法和数据基础设施**。

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中立性或公民自由的恢复。

相反，TikTok成为意识形态强制执行的又一臂膀，尤其与**以色列国家利益、美国外交政策叙事**和亿万富翁的文化影响力保持一致。

买断：一个帝国的替换

2025年9月，在两党压力和特朗普时代行政命令下，TikTok的美国业务被有效夺取并移交给了美国科技精英。拉里·埃利森的**甲骨文**控制了数据治理和算法监督——这一决定受到国家安全鹰派和商业媒体的庆祝。

但在将中国国家影响力换成埃利森的意识形态帝国后，美国并未“去政治化”TikTok——只是**重定向了平台的忠诚度**。而这种忠诚并非中立的。

埃利森不仅是商人，他还是：

- **以色列和以色列国防军的公开支持者**
- **支持以色列政治游说和军事项目的主要资助者**
- 通过其儿子对**派拉蒙全球（Paramount Global）**的收购，掌控了**CBS、Showtime**和美国媒体的广泛领域

简而言之，埃利森的影响力涵盖：

- **大型科技**（甲骨文）
- **社交媒体**（通过甲骨文的TikTok基础设施）
- **主流媒体**（派拉蒙/CBS）
- **美国政治**（特朗普的主要捐助者，与马可·卢比奥等人有联系）

他不仅在塑造信息系统——他**拥有它**。

埃利森主义：作为企业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

在2023年底加沙战争升级后，甲骨文的内部报告开始浮出水面。这些报告揭示了在埃利森影响下令人不安的**企业文化转变**，特别是甲骨文定位自己接管TikTok运营时。

关键发展包括：

- 高管要求将“**对以色列的热爱**”嵌入公司文化
- 对以色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的员工被转介到**企业心理健康资源**
- 支持巴勒斯坦的员工因其观点面临**纪律压力或报复**
- 2025年初，数十名甲骨文员工发表公开信，抗议公司与以色列军事技术和审查行动的日益加深的联系

这些做法不仅仅反映了偏见——它们唤起了**威权主义条件反射**：偏离亲以色列世界观的想法被视为不稳定、困惑或不忠诚的症状。

这种令人寒心的环境在TikTok本身上也得到了反映。

TikTok上的审查：安静、针对性且有效

自从甲骨文接管TikTok的算法和基础设施以来，用户报告了一系列影响支持巴勒斯坦声音的压制策略：

可见性下降

- 记录以色列空袭、平民死亡或加沙证词的帖子**参与度显著降低**，与收购前相比。
- **#FreePalestine**或**#CeasefireNow**等标签间歇性地被限制或无法搜索。
- 被标记为“暴力”或“误导”的视频被**移除或限制**——即使这些视频经过验证或由记者发布。

针对账户的行动

- 知名的巴勒斯坦创作者和活动家报告了**隐形封禁**、账户暂停和内容删除，且没有警告。
- 分享加沙新闻的验证账户在轰炸活跃期间**覆盖率急剧下降**。

宣传推广

- 支持以色列的内容，包括哈斯巴拉风格的图表和网红评论，在“**为你推荐**”页面中**更显著地展示**。

- 来自以色列政府相关活动的赞助帖子被**推送给美国观众**，有时被包装为教育性或人道主义内容。

这种**内容不对称**与X上观察到的类似动态相呼应——但TikTok在**年轻用户**中的影响力使其尤为危险。该平台已成为**意识形态培养地**，通过**选择性可见性**决定道德边界，规定什么是正常的、可接受的或“正确”的。

从算法中立到意识形态战争

TikTok曾被视为为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弱势群体提供发声机会的平台。它是以下内容的舞台：

- 轰炸的原始镜头
- 占领区的个人证词
- 绕过主流新闻偏见的病毒式团结运动

但在甲骨文和埃利森的领导下，平台的意识形态倾向正在转变。这不仅关乎**可见性**——而是**价值观编码**：

- 以色列士兵被描绘为保护者。
- 巴勒斯坦人被明确或隐式地描述为威胁。
- 苦难被算法性地选择，偏向某种悲痛。

这是**大规模的叙事工程**——在“内容审核”和“品牌安全”的幌子下进行。

埃利森的媒体帝国：强化叙事壁垒

TikTok的捕获只是埃利森更广泛的媒体整合战略的一个节点。通过Skydance Media对**派拉蒙全球**的收购，埃利森家族现在控制了：

- CBS新闻
- Showtime
- 喜剧中心
- 尼克国际儿童频道
- 派拉蒙影业
- 全球流媒体平台

连同甲骨文和TikTok，埃利森的影响几乎涵盖了**每一个主要信息消费媒介**，从儿童节目到企业数据库再到病毒式视频平台。

凭借其深厚的政治联系和意识形态的刚性，这不仅是媒体所有权——而是**叙事垄断**。它被用来清洗战争、约束异议并定义可允许的同情边界。

哈斯巴拉的心理效应——算法、焦虑和公众情感的塑造

宣传的力量不仅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对**心智**的作用。

当代哈斯巴拉——远非冷战时期的遗物——是一个高度进化的心理影响系统。它不再仅依赖于控制国家媒体或发布新闻稿。它现在存在于**算法、界面设计、奖励系统和社交反馈循环**中。

数字时代的哈斯巴拉不仅旨在**说服**——它旨在**调适**。塑造公众情感，塑造道德反射，压制异议，并设计共识的感知。

算法对情感的工程化

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信息流”筛选用户看到的内容，这些算法旨在最大化参与度——但它们也决定了哪些信息被**奖励或隐形化**。哈斯巴拉操作利用这一点，确保**支持以色列的内容被放大，而支持巴勒斯坦的内容被降级或压制**。

结果是**情感调适**：

- **支持以色列叙事**的内容获得点赞、转发和浏览量——触发用户的**多巴胺反应**，并强化这些行为。
- 批评以色列的内容，无论多么准确或紧急，通常获得很少或没有参与——导致**挫折感、自我怀疑和最终的撤退**。

这形成了一个**奖励-惩罚循环**：

- **参与=正确性**
- **沉默=羞耻**
- 随着时间推移，用户无意识地**自我调整**以适应表现良好的内容，将**可见性误认为是真相**。

回声室与制造的共识

当X和TikTok等平台提升政治叙事的一方时，它们创造了**数字回声室**——用户反复暴露于狭窄的观点范围，强化了**普遍共识**的幻觉。

这带来了深刻的心理后果：

- 根据**阿希的从众实验**，如果人们觉得自己是孤立的异见者，倾向于采纳群体意见——即使这些意见与个人信念冲突。
- 这导致了**多元无知**：认为自己的私人观点是错误的或边缘化的，因为似乎没有其他人分享这些观点。
-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背景下，这意味着**对巴勒斯坦的同情被视为危险或异常**，即使在私下持有这种同情的用户中也是如此。

结果不仅是沉默——而是**内化的扭曲**。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不信任自己的道德本能**。

沉默的螺旋：通过孤立压制

当用户看到支持巴勒斯坦的内容受到惩罚——通过封禁、低覆盖率、骚扰或职场后果——他们学会了**自我审查**。这尤其适用于：

- 担心学术或职业后果的学生
- 害怕被妖魔化的创作者
- 在像甲骨文这样亲以色列公司工作的员工，他们目睹了同事因异议被转介到**心理健康资源**

这与**沉默的螺旋理论**一致：

如果人们害怕社交孤立或惩罚，他们就不太可能表达意见。发言的人越少，异议稀有的感觉就越强——从而强化了沉默。

这正是哈斯巴拉旨在创造的环境。

异议的病理化

近年来，心理强制已超越信息流，进入职场和社区。2023-2025年加沙战争期间的甲骨文报告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模式：

- 批评以色列行动的员工被**转介到心理健康支持**，而不是针对其关切的实质进行讨论。
- 高管要求将“对以色列的热爱”作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将异议定义为**情感不稳定或非理性**。
- 在科技和媒体领域，支持巴勒斯坦的观点被**病理化**，而支持以色列被**规范化**为理性、公民和道德的。

这一策略借鉴了威权主义剧本：将道德反对重新定义为**精神困惑**，将抵抗视为一种**心理偏差**而非政治观点。

情感疲惫与倦怠

当代哈斯巴拉最常见的心理影响是**情感疲惫**：

- 试图记录暴行的用户——尤其是在加沙——描述感觉像在“**对着虚空喊叫**”。
- 尽管有证据，他们的帖子被忽视或删除。
- 许多人描述感到无望、焦虑或与似乎不在乎的同龄人断连。

这导致了：

- **数字倦怠**：由于持续的情感劳动而退出行动主义
- **道德疏离**：作为生存机制的心理远离创伤
- **同情疲劳**：因过度暴露和感知到的徒劳而对苦难麻木

最终，这种**团结的心理侵蚀**是哈斯巴拉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不是通过审查，而是通过**疲惫**。

观众的幼稚化

哈斯巴拉的另一个关键策略是**过度简化**——通过情感操纵的陈词滥调框架复杂的地缘政治：

- **以色列作为永恒的受害者**
- **以色列国防军作为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

- 巴勒斯坦人作为恐怖分子，或没有能动性的被动受害者

这种情感框架使观众幼稚化：

- 它阻碍批判性思考
- 它优先考虑情感忠诚而非事实的细微差别
- 它培养道德二元对立——善与恶，我们与他们——没有空间容纳背景、历史或结构批评

用户被训练不是去理解，而是朝正确的方向感受。偏离这种情感脚本会成为社交上的惩罚。

哈斯巴拉与西方——游说、法律战和团结的刑事化

哈斯巴拉不仅止于塑造感知。其终极目标是将感知转化为权力——转化为立法、军事资助、贸易政策和惩罚抵抗、奖励共谋的法律框架。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哈斯巴拉已演变为一种政治工具。它不仅通过病毒式视频或网红活动部署，还通过游说、法律战、学术压制和对公民社会的监控。

游说基础设施：西方哈斯巴拉的引擎室

哈斯巴拉在西方最强大的延伸是其游说基础设施，尤其是在美国。像以下组织：

-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AIPAC)
- 反诽谤联盟 (ADL)
- StandWithUs
- 以色列-美国理事会
- 以及众多鲜为人知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负责：

- 影响选举
- 塑造美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 起草压制BDS运动的立法
- 推动将反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仇恨言论的反犹太主义定义

这些团体不仅是倡导组织——它们是政策工程师，深深嵌入美国政治基础设施中。

财务杠杆：

- AIPAC仅在2022年和2024年美国选举周期中就花费了超过1亿美元，支持承诺对以色列无条件支持的候选人——即使加沙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 政治捐款被用作对以色列忠诚度的试金石。例如，据报道，拉里·埃利森在提供资助前审查政治候选人对以色列的立场。

候选人纪律：

- 批评以色列政策的候选人——如伊尔汉·奥马尔、拉希达·特莱布或贾马尔·鲍曼——面临协调的抹黑运动、虚假信息攻击和由哈斯巴拉支持的数百万美元初选挑战。

这种影响力确保了美国外交政策始终锁定支持以色列，无论公众舆论、法律违规还是人权问题如何。

法律战：将团结变成犯罪

哈斯巴拉在西方的下一个前沿是法律战——利用法律系统刑事化和恐吓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人。

BDS刑事化：

- 截至2025年，**36个美国州**通过了法律或行政命令，惩罚参与针对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制裁（BDS）**活动的个人或企业。
- 这些法律，许多与以色列游说团体合作制定，通常：
 - 要求承包商签署**反BDS承诺**
 - 惩罚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或教职员
 - 扣留被视为“反以色列”的组织的公共资金

重新定义反犹太主义：

- 西方政府越来越多地采用**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反犹太主义定义**，其中包括将批评以色列视为潜在的仇恨犯罪。
- 批评者认为，这将**反犹太主义的指控武器化**以压制政治话语和学术自由。
- 在德国和法国，这一定义已导致警方镇压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禁止抗议活动和对非政府组织的调查。

机构审查：

- 大学教授**，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教授巴勒斯坦历史或表达对去殖民化运动的支持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
- 像**Canary Mission**这样的组织维护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学生和学者的公共黑名单——这些名单常被雇主和移民官员使用。

监控与团结运动的治安化

与法律战并行，哈斯巴拉支持的政府和机构越来越多地采用**反恐语言**来监控和恐吓支持巴勒斯坦的组织。

校园监控：

- 巴勒斯坦正义学生会（SJP）**的大分会被监控、渗透或在捐助者和游说团体的压力下被暂停。
- 校园活动家被贴上**激进分子或安全威胁**的标签，尤其是在加沙或西岸暴力升级时期。

非政府组织恐吓：

- 援助团体、人权观察员甚至联合国机构如果记录以色列的虐待行为，通常被指控“支持恐怖主义”。
- **以色列国防军和外交部**与针对在加沙或耶路撒冷工作的援助工作者和记者的抹黑运动有关。

旅行禁令与签证撤销：

- 巴勒斯坦倡导者、学者和记者被拒绝进入西方国家，在边境被标记，或因“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同情”的模糊指控被禁止参加演讲活动。

简而言之，**行动主义本身正被重新定义为威胁**——不是因为它对公共安全构成风险，而是因为它威胁到叙事控制。

文化战争：抹杀巴勒斯坦的合法性

国家支持的团结压制得到更广泛的**文化项目的强化**，旨在完全抹杀巴勒斯坦的合法性。

学术压制：

- 关于定居者殖民主义、种族隔离或土著抵抗的课程如果包括巴勒斯坦，会被取消资助或受到政治针对。
- 会议被取消，演讲者被取消平台，学术出版物在哈斯巴拉支持的资助者压力下被审查。

媒体净化：

- 西方媒体机构继续：
 - 将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定义为“自卫”
 - 避免使用**占领、种族清洗或种族隔离**等术语
 - 优先引用哈斯巴拉“专家”而非巴勒斯坦学者
- 挑战这一框架的记者被谴责、被调离任务或面临在线骚扰活动。

文化黑名单：

- 表达支持巴勒斯坦的艺术家、电影制作者和音乐家在美国和英国的节日巡回演出中被取消邀请、列入黑名单或受到惩罚。
- 主要文化资助者通常要求间接的**“反BDS”合规性**，将资助与政治沉默挂钩。

抵抗与揭露——打破哈斯巴拉机器

哈斯巴拉依赖于控制：媒体、消息、感知。它依靠用其版本的现实压倒信息生态系统，同时通过法律战、审查和心理强制压制竞争叙事。

但即使是最精密的宣传系统也有**局限性**——和**裂缝**。

尽管哈斯巴拉在西方机构和数字平台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全球反叙事已经出现。它是去中心化的、数字原生的、道德根基的，并且往往由没有机构权力的个体推动——记者、活动家、艺术家、幸存者和致力于在抹杀下说真话的科技工作者。

见证的力量：作为抵抗的新闻业

对抗哈斯巴拉最有力的形式之一是**见证行为**——尤其是实时的。

公民新闻：

- 在2023-2025年加沙战争中，世界了解的许多信息不是来自主流媒体，而是来自**巴勒斯坦人捕获的直接视频镜头**，通过社交媒体分享。
- 这些原始证词——哀悼的母亲、被轰炸的医院、受伤的儿童——突破了被净化化的叙事，触达了数百万人，常常在**被审查之前**。

调查报道：

- 像+972 Magazine、The Intercept、Middle East Eye和Electronic Intifada这样的媒体继续记录：
 - 以色列的军事虚假信息活动
 - 用于对付巴勒斯坦人的监控技术
 - 西方的共谋，包括武器销售和审查
- 在Substack和Patreon等平台上的独立记者绕过了编辑限制，发布了其他地方被审查的关键报道。

档案行动主义：

- 像Forensic Architecture和Visualizing Palestine这样的集体利用数据、地图和开源情报(OSINT)创建**不可辩驳的记录**，记录以色列的战争罪、土地掠夺和种族隔离政策——这些资源现已被用于国际法律文件和人权报告。

技术主权：超越平台的建设

认识到像X、TikTok和Instagram这样的主流平台现已被严重妥协，许多科技工作者和社区正转向去中心化和道德的替代方案。其中最著名的是Mastodon和UpScrolled。

Mastodon：去中心化微博客

Mastodon是**联邦宇宙 (Fediverse)** 的一部分——一个由用户控制的去中心化社交平台网络。与X不同，Mastodon**不被亿万富翁拥有**，不提供广告，也不算法性地筛选内容。

- **本地化审核**意味着支持巴勒斯坦的内容不太可能被算法埋没或封禁。
- 许多Mastodon实例明确支持**反殖民、反种族隔离和支持正义**的框架。

- 在X上被取消平台的记者和组织者在**Mastodon**上重新建立存在，将其作为更安全的档案和放大抵抗的中心。

Mastodon并非完美解决方案——它的用户基础较小，覆盖范围有限——但它代表了一个**数字团结基础设施**的模型，抵制企业捕获和算法偏见。

UpScrolled：以人为中心的社交新闻

UpScrolled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传统新闻流应用的替代品，强调：

- 算法透明
- 社区驱动的内容筛选
- 关注心理健康的设计

UpScrolled不使用最大化参与度的算法，而是赋予用户选择他们看到的内容并关注可信的策展人，而非品牌或网红。

在哈斯巴拉背景下：

- UpScrolled提供了一个**免疫于饱和策略和内容泛滥的平台**。
- 它被**媒体教育者和活动家**用来分享未过滤的更新，特别是在其他平台上的内容封锁期间。
- 其专注于**有意的信息消费为细微差别、历史和道德见证创造了空间**。

虽然仍在发展中，UpScrolled代表了一种**数字抵抗的理念**——信息流成为反思的空间，而非强制。

集体记忆项目

哈斯巴拉依赖于历史的抹杀：**纳克巴**、过去的屠杀、几十年的剥夺。回应这一现象，新一代创作者致力于构建**反历史**，保存巴勒斯坦的经验并将记忆重新写入数字公共领域。

数字纪念与艺术：

- 艺术家和程序员创建了**被摧毁村庄的互动地图**、加沙死者的虚拟纪念碑，以及与全球帝国历史相关的殖民暴力的档案。
- 像**Decolonize Palestine**和**Palestinian Archive**这样的项目整理文本、图像和口述历史，抵制简化和历史遗忘。

社区教育：

- 草根教育者举办讲座、阅读小组和在线课程，**重新夺回历史背景并挑战宣传叙事**。
- 杂志集体和数字图书馆已成为**机构外政治再教育**的非正式但强大的工具。

法律与机构反击

即使在妥协的系统中，哈斯巴拉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抵抗：

人权法律行动：

- 像Al-Haq、Adalah和国际儿童保护-巴勒斯坦这样的团体利用哈斯巴拉自身的扭曲作为国际法庭诉讼的证据，包括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案件。

大学组织：

- 学生通过抗议、占领和诉讼继续抵制巴勒斯坦团结禁令。
- 法律联盟成功在美国法院挑战反BDS法律，认为这些法律侵犯了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

内部告发者揭露：

- 社交媒体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 **бывший** 员工现在 **泄露内部文件**，揭示算法如何被调整以及内容审核政策如何与以色列游说压力协调制定。

全球团结：重新连接斗争

或许最有力的，全球对哈斯巴拉的抵抗正在 **将巴勒斯坦与其他解放运动联系起来**：

- 土著社区认识到**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共同模式
- 黑人解放运动指出了**警察军事化**的共同逻辑
- 南非反种族隔离老兵指出**以色列复制了他们昔日压迫者的策略**

这种**交叉团结**使得哈斯巴拉更难以孤立和污名化巴勒斯坦抵抗。它将巴勒斯坦重新定位为**全球反帝国、监控和不公斗争的焦点**，而非单一的冲突案例。

无法被忽视的真相——真相、记忆和叙事垄断的崩溃

几十年来，以色列的哈斯巴拉机器以惊人的成功运作。它投射了一个严格管理的形象：一个被围困的民主国家，一个自卫的道德军队，一个被非理性仇恨困扰的西方盟友。这种叙事不仅与现实共存——它取代了现实，渗透到教科书、头条新闻、政策和情感反应中。

但叙事，如同政权，会崩溃。

在过去两年中，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事情。

尽管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用于公共关系、网红活动、算法操纵、法律压制和机构捕获，**真相已经突破**。不是因为它被允许——而是因为它**被迫穿过裂缝**，由幸存者携带、见证者记录、普通人网络放大，他们拒绝移开视线。

我们在加沙、西岸、耶路撒冷看到的东西——我们从内部告发者、数字调查员、历史学家、儿童和诗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无法被忽视**。

它改变了话语。

它改变了**我们**。

叙事垄断的崩溃

哈斯巴拉曾经几乎完全控制了西方的主导话语。它不仅赢得了辩论——它设定了可以辩论的条款。

但这种垄断已经破裂。

- **社交媒体打破了看门结构，即使以色列通过收购和审核压力急于重新控制。**
- **公民新闻用未经净化的现实淹没时间线，使得隐藏在“防御”中的战争罪行难以忽视。**
- **巴勒斯坦历史学家、艺术家和活动家在全球话语中占据了应有的位置，拒绝被谈论而非被倾听。**

是的，像X和TikTok这样的平台已被重新利用来压制这种破裂——但对主导叙事的损害已经造成。哈斯巴拉仍然可以扭曲。但它再也无法抹杀。

全球道德重新校准

对许多人来说，过去两年是一次道德觉醒：

- **曾经被认为是复杂的，现在被理解为殖民。**
- **曾经被视为“冲突”的，现在被理解为种族隔离。**
- **曾经被描绘为防御的，现在被认为是支配。**

我们看到儿童在直播中死亡，记者被冷血谋杀，医院化为废墟——辩护在实时崩塌。

我们还看到人们跨越国界站起来，将巴勒斯坦与全球反对种族主义、监控、军国主义和国家暴力的斗争联系起来。

这不是一个短暂的时刻。这是一次道德重新校准——哈斯巴拉没有足够强大的算法来逆转它。

记忆作为抵抗

哈斯巴拉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目标：抹杀。

- **抹杀纳克巴**
- **抹杀殖民暴力**
- **抹杀巴勒斯坦的人性**
- **抹杀那些敢于记住和命名他们所见之人**

因此，最激进的行为——解药——是记忆。

归档。引用。见证。教导。发言，即使这不受欢迎。尤其是在不受欢迎的时候。

记忆不是被动的。它是一把武器。无法被购买、埋葬或品牌化而消失。

前方的任务：从叙事抵抗到结构变革

揭露哈斯巴拉只是第一步。

真正的任务在于：

- **去殖民化教育**, 让下一代不再在无知中成长
- **挑战企业媒体和科技垄断**, 这些已成为战争宣传的共谋
- **要求对被公关掩盖的罪行负责**
- **不仅在言辞上, 而在物质上支持巴勒斯坦解放**

我们必须自问, 不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真相——而且**这些真相赋予我们什么责任**。

所见无法被忽视

没有回头路。

这些图像已深深烙印在全球意识的时间线上。死者的名字活在我们的信息流、诗歌、抗议和政策中。历史不再能被实时改写而不受抵抗。

叙事垄断的崩溃不仅是一个媒体故事。它是关于**我们愿意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以及我们是否准备清楚地看到它——即使这种清晰让我们感到不适。

一旦清楚地看到, 我们无法忽视。

一旦听到, 我们无法假装聋病。

一旦学会, 我们无法回到无知。

参考文献与进一步阅读

书籍与学术资源

- 巴鲁德, 拉姆齐。《最后的地球: 巴勒斯坦故事》。普鲁托出版社, 2018年。
- 帕佩, 伊兰。《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Oneworld出版社, 2006年。
- 哈立迪, 拉希德。《对巴勒斯坦的百年战争》。大都会图书, 2020年。
- 埃拉卡特, 努拉。《部分正义: 法律与巴勒斯坦问题》。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19年。
- 赫尔曼, 爱德华 S., 和诺姆·乔姆斯基。《制造共识: 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Pantheon, 1988年。
- 富克斯, 克里斯蒂安。《社交媒体: 批判性介绍》。Sage出版社, 2021年。
- 莫罗佐夫, 尤金尼。《网络错觉: 互联网自由的阴暗面》。PublicAffairs, 2011年。

新闻与调查报道

- **+972 Magazine** - www.972mag.com 深入调查以色列军事政策、哈斯巴拉、数字监控和占领。
- **The Intercept** - www.theintercept.com 调查美国共谋、游说影响和科技平台操纵。
- **Middle East Eye** - www.middleeasteye.net 区域内实地报道和媒体分析。

- **Electronic Intifada** - www.electronicintifada.net 揭露虚假信息和权利虐待的独立巴勒斯坦新闻。
- **卫报**: “TikTok在加沙轰炸期间压制巴勒斯坦内容，创作者说。” (2023年)
- **连线**: “X现在是以色列-巴勒斯坦信息战中的武器。” (2024年)
- **纽约时报**: “拉里·埃利森在华盛顿的影响力随着甲骨文的扩张而增长。” (2025年)
- **哈阿雷茨**: “以色列外交部如何资助数字宣传活动。” (2023年)

官方文件与泄露

- **2019年以色列战略事务部招标**, 用于秘密数字活动: 约300万新谢克尔预算
- **IHRA反犹太主义定义** (全球采纳并受到挑战): www.holocaustremembrance.com
- **AIPAC 2024游说披露**: OpenSecrets.org
- **Twitter/X社区笔记指南**和马斯克声明 (通过互联网档案馆和技术政策中心存档)
- **甲骨文员工公开信**, 关于亲以色列企业文化的内部抗议 (2025年通过TechLeaks泄露)

平台研究与技术分析

- **Forensic Architecture**: www.forensic-architecture.org 多媒体调查以色列战争罪和叙事压制。
- **Visualizing Palestine**: www.visualizingpalestine.org 数据驱动的图表和叙事, 挑战哈斯巴拉框架。
- **AlgorithmWatch**: www.algorithmwatch.org 研究内容审核和算法放大的政治偏见。
- **Mastodon文档**: docs.joinmastodon.org 了解去中心化审核如何支持抵抗媒体。
- **UpScrolled (测试版)**: www.upscrolled.org 实验道德社交媒体设计和去殖民化策展的早期平台。

法律与人权资源

- **Al-Haq**: www.alhaq.org - 巴勒斯坦人权法律非政府组织
- **Adalah**: www.adalah.org - 以色列阿拉伯少数族裔权利法律中心
- **国际儿童保护-巴勒斯坦**: www.dci-palestine.org
- **人权观察**: 关于以色列种族隔离做法的报告 (2021-2025年)
- **国际特赦组织**: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族隔离” (2022年)

行动主义与教育资源

- **Decolonize Palestine**: www.decolonizepalestine.com 开放源码, 引用丰富的关于哈斯巴拉、BDS和纳克巴否认等关键问题的分析。
- **犹太和平之声**: www.jewishvoiceforpeace.org 挑战美国政策和以色列种族隔离的领先反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组织。
- **BDS运动官方网站**: www.bdsmovement.net 资源、活动工具包和关于抵制倡导的法律更新。
- **Palestine Legal**: www.palestinelegal.org 美国法律支持团体, 捍卫活动家和学生的权利。

进一步阅读列表与策展档案

- “阅读巴勒斯坦”课程大纲，哥伦比亚巴勒斯坦正义学生会（2024年）
- “数字种族隔离：关于算法偏见和以色列的读本”（TechSolidarity，2025年）
- “平台审查与政治偏见” - MIT媒体实验室期刊（2025年春季）

用于档案和长期研究

- **互联网档案馆/ Wayback Machine** - 访问被删除或审查的材料
- **巴勒斯坦数字档案**: www.palarchive.org
- **纳克巴地图项目**: www.nakbamap.com
- **以色列-巴勒斯坦时间线** (IFAmericansKnew.org) : www.ifamericansknew.org